

货郎带路 红军脱险

王 集

陈廷贤，山西省晋城人，一位普通的山西货郎。危机时刻，他毅然为红军带路突出重围，拯救了3000多名红军战士的生命。他的事迹被写入红二十五军军史，被誉为写入军史“布衣”第一人。

1934年12月4日，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近3000人到达豫西卢氏县，不料陷入国民党三面包围之中。这时，南有敌军夹击，北为黄河天险，直接截断了红军的前进。军长程子华召开军事会议，共同商议如何摆脱困境。但苦于红军对当地情况不甚了解，普通百姓也畏于白色恐怖，不敢接近红军。

千钧一发之时，红军侦察团在河南省横涧乡大干村，遇到了山西货郎陈廷贤。陈廷贤主动表示，自己长年行山中带路，对山路十分熟悉。他说，有一条放羊人的小道，可以绕过隘口，直插陕南，他可以为红军带路。

12月5日凌晨，红二十五军在陈廷贤的带领下，走山中小路由姬家岭进入水峪河峡谷，朝着“一线天”深山峡谷挺进，当天他们行军速度极快，傍晚就走出文峪口，沿洛河南岸前进。12月6日，红军主力向龙驹寨挺进。12月7日，红军直扑豫陕交界处的要隘铁关关，走了整整3天，红军25军3000余人终于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打开了进军陕南的大门。经此，红二十五军成为最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结束长征的红军武装。

为感谢陈廷贤，红军赠送其10枚银元，可他摆手拒绝。最后，红军领导商议决定，吸收陈廷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二十五军一直铭记着这位拯救数千红军于绝境的货郎，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多方寻找陈廷贤，一直杳无音讯。直到1983年，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河南省卢氏县找到已经卧床不起的陈廷贤。

1984年，陈廷贤去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当年为红军带路的事。陈廷贤的事迹被写入红二十五军军史，在卢氏县安葬他的公墓纪念馆墙上，镌刻着他的事迹，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个曾挽救数千红军战士生命的山西货郎。

红色记忆

冬至敬师

郭春梅

每年农历十一月，当黄河流域步入仲冬，冬至便来临了。此时正是黄河流域的农闲季节，早在汉代，学童拜师学便定在此月。《四民月令》记载说：“（十一月）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此月，黄河流域的学童、士子均在学堂就读，当节日来临之际，纷纷向老师恭贺。久而久之，敬师就成为冬至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冬至成为敬师的节日，主要是由黄河流域的农事规律和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决定的。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记载，冬至这一天，或是“家塾率解馆，拜孔子，午膳宴师以盛饌”，或是乡塾、村塾的弟子们不约而同到老师家拜贺，或是“学生餽钱作饌，家长、先生会宴”。在永济市虞乡等地，“各村学校于是日拜先师先生，学生各备豆腐来献，献毕群饮，俗呼‘豆腐节’”。

冬至由天文节气发展为古代节日，与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哲学观念密切相关。我们的祖先用土圭观测太阳，确定了冬至，它和春分、夏至、秋分一起成为我国最早的四个节气。冬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从冬至起，白昼渐长，黑夜渐短，因此古人给冬至定性为“阴极之日，阳气始生”，受到格外的重视。冬至过后，白昼便一天天长，流行于民间的“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俗语，真实地描述出这种变化，故冬至节亦称“长至节”。

周代，统治者在冬至祭祀以求国泰民安。春秋时期，冬至进一步与政治联系起来，出现贺冬之礼。步入汉代，冬至已形成一个节日，自上而下兴起贺节之俗。汉代人蔡邕在其著作《独断》中释其原委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这一天，京师百官均放假休息，皇帝在南郊举行祭天之祀，次日，百官身着新朝服入官朝贺。直至明清，历代统治者皆视冬至之仪为国之大典，前后几日均放假休沐，共庆阳气增长。

上所化为风，下所习为俗。至迟从东汉起，冬至节走出宫廷，走上上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节日。在独尊儒术，儒学为社会指导思想及行为规范的背景下，天、地、君、亲、师，同为儒家推崇，表现在冬至风俗中，就是五者成为民间敬贺的对象。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述当时情景说：“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可见，祀神祭祖，一向在古代岁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冬至节的民间敬贺教师之俗，则在众节日中独树一帜。

知行合一 风骨可鉴

吴鹏程

傅山是一位天分很高、博学多才的贤者。正如清同治二年(1863)，王道平在《傅青主男科重编考释》序中云：“世传先生学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先生之高远，固不可以区区之医见也。”综观傅山之学，非重其技，实是重其道耳！由此可见，傅山先生的“人”，才是造就傅山风骨的灵魂与核心。

傅山风骨，见于其深厚的学识。著名的艺术史家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中，把傅山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一、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二、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三、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四、文化景观的转变和草书。白谦慎先生从艺术的角度概括傅山先生的一生，而傅山的为学之道、风骨之成，是在时代的变幻不定中滋养起来的。

在现今关注傅山的研究者中，大多在谈先生的书法、绘画、医学，而较少有人谈其学问。实际上，傅山其人，首推学问。山西籍历史学家郝树侯先生曾说：“谈起傅山，大家一定异口同声地说他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再不然就说他是书画家、医学家，至于他的学问，却很少有人谈到。”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广师》中云：“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清代乾隆时期学者全祖望曾说过：“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亦推崇傅山，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颀、颜元并称“清初六大师”，称他的学问“大河以北莫能及者”。

有如此大的学问，必定有科学合理的治学方法。关于如何治学，郝树侯又说：“傅青主治学，‘以拙拙达至巧，融众家成一家’，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手熟能’和‘只不要奴’。前者是功夫，后者是造诣。变现在诗、文、书法、医学方面，都是如此。”

傅山认为，要想做好学问，就要坚持读书，并讲究方法。首先要谦虚求学。他说：“童子读书，人皆谓之‘学生’。长而好读书，人称之，则曰‘学者’。老夫每道宁可老当学生，不可少作学者。生不可量，者则者矣。此话真乃至理名言。”“宁可老当学生，不可少作学者。”就是放在现在依然值得我们反思，先生一生甘做学生的理念，更值得我们后人去崇拜和效仿。

其次，要注重精读。傅山在《霜红龛集》中写道：“读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此与战阵、参禅总是一样。若能如此，无不可用。若但乱取，东西齐撞，殊不中用。不惟不得力，且累笔性。此不但不教读书之说，是戒读而不精读者之语。如此，则许言博也，玩物丧志之言，亦是一股。”先精后博，实乃学问之道也。

傅山做学问，更注重风骨；而学问大成后，必显风骨。傅山此人，文通圣贤，诗摹盛唐，真、行、草、隶、篆皆得奥妙，书法圆融，皆是风骨。最能体现傅山风骨的，应该要上溯到他的思想人格渊源。傅山《霜红龛集》中言：“汉唐以后，仙佛代不乏人，儒者绝无圣人，此何以故？不

可不究其源。为学先当立志，修身先当知耻。”

傅山的思想人格渊源究竟可以上溯到哪里？

傅山曾跟随袁继成，在三立书院读书时，是袁继成的得意门生。袁继成师学王守仁。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守仁作为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心学是明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重要主张之一，因此可以说，傅山是继承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傅山先生在《霜红龛集》里说：“明王道，辟异端，是道家家门面，却自己只做得义侠功夫。非阳明先生直指本源……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帝王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注疏泛滥矣，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由此可见，傅山受王学的影响很深。贵州省修文县城东北有王文成公祠，系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的故址，祠门有对联：“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宵觉悟，文武经纶是全才。”足可见其历事练心的风骨。

知行合一，行以践知，知以导行。知什么？行什么？要知道，要行德。知重在理论，行重在实践。“知行合一”就是既需要理论，又要认真实践，方能办成事。傅山先生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这就是支撑他学问成就的风骨，这也正是傅山这个人经久不传的真正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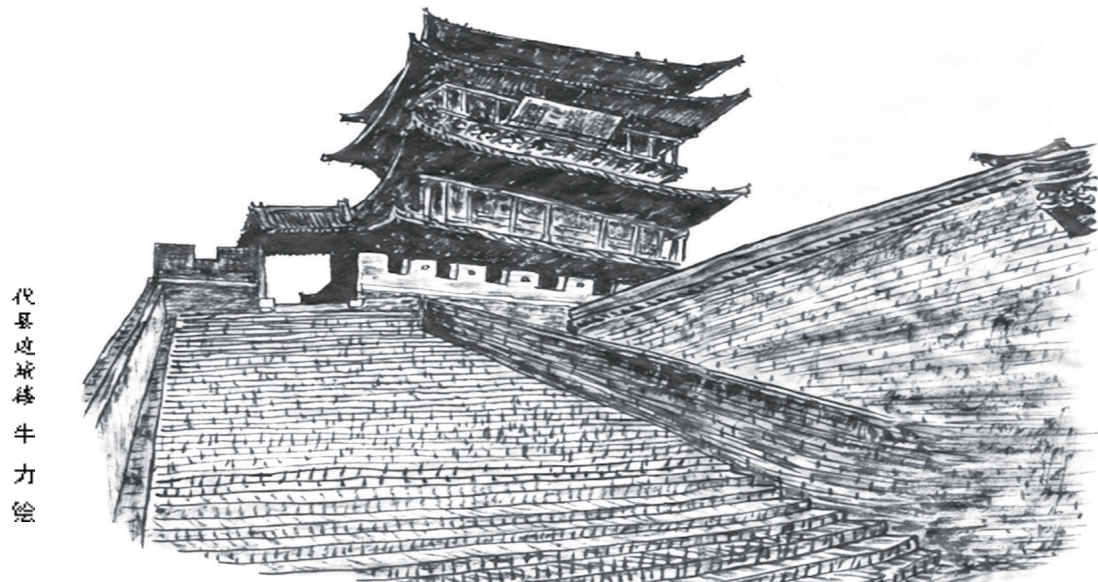


名都自古并州

(30)

魏允贞三咏代州雪

李培根



代县边靖楼牛力绘

代州(今忻州市代县)地处晋北高原，历来是世人眼中的苦寒之地。每当岁寒时节，朔风劲吹，雕云密布，下雪屡见不鲜。然而，在明代万历年间，降落在代州的几场大雪却让山西巡抚魏允贞惆怅万分，三次作诗记之。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魏允贞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当年秋季，魏允贞便走出太原，前往晋北的长城一线视察边防事务。

明代自嘉靖以后，蒙古部落不断入侵中原，政府不得不每年投资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秋防。明万历十三年(1585)修撰的《代州志》载：“秋高马肥，胡儿所喜，故古重秋防。嘉靖庚子后，虏频岁入犯郊垌，都御史则自六月杪至代防之，则至十月还太原。”可见，万历年间，秋防仍然是长城一线的重要军务。魏允贞作为山西巡抚，视察边防事务自然是他的分内之事。

代州位于雁门关下，去三关俱近，与云中接壤，是边防重镇，也是魏允贞视察边防必到的地方。当魏允贞一行到达代州，时值农历九月初，就在魏允贞一行到达代州古城的当晚，一场大雪不期而至。

魏允贞登上代州城中央的边靖楼，纵目四望，当他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北方时，只见雁门关长城一线白雪皑皑，崇山峻岭寒气冲天。想到正在寒雪中坚持的守边将士，他不禁心头黯然，当晚赋诗一首《代州大雪(一)》：

风色边城晚大骄，雪花万片故飘飘。
正愁将士防青海，驻望君王赐紫貂。
纵酒欲谋乌府醉，投醪不惜大河遥。
故园此际谁温席，白发归心一夜烧。

一场不适宜的大雪，给边防将士带来莫大的困难，也给魏允贞带来深切的忧愁。他是多么希望君王能给将士们赐予御寒衣物，解决他们的御寒问题，从而让将士们白发苍苍的父母得以安心呀。但他一时无能为力，只能望雪感叹。

令人意想不到的，就在第二年的金秋时节，魏允贞再次北巡时，在代州又遭遇到大雪的突袭。魏允贞再次登上代州边靖楼，望着茫茫白雪，作诗《代州大雪(二)》：

(明年至代，再雪，时九月，寒甚)

秋老霜台纷见雪，异寒边地重伤神。
设奇安得酒为酒，尽醉能令户有春。
紫塞尚传黄竹曲，青山亦似白头人。
遥怜故国亲闻在，却恐西风吹去频。

这次，他站在代州高高的边靖楼上，望着纷纷大雪，在异常寒冷的边关地界，感到十分伤神。他甚至想象，如果自己有奇异功能，能把酒水变成美酒，让无数边关将士都喝得温暖如春，那该多好啊。可是，现实的边关是山川都被大雪覆盖，紫塞大地哀声恻地。他担心，如果就此下去，不仅边关不会安宁，王朝也不会幸免。不适宜的大雪开始让他为国家的安危担心了。

两次北巡、两次遇雪，已属奇异，然而，更让人惊异的，当魏允贞又一次北上视察走到代州时，再一次被大雪所阻。他再次作诗《代州大雪(三)》：

几挂黄菊尚残开，无数梅花何处来。
山似崑崙能吐玉，树如庾岭尽成梅。
紫貂入夜犹嫌薄，绿蚁当尊不计回。
多少祁寒愁正切，回阳真愧济时才。

此时此刻，魏允贞望着大雪，既担忧，又无能为力。眼看着温度因雪剧降，豪门贵族解酒喝得不计其数，穿上紫貂大衣尚嫌薄。而边关塞外的无数将士和百姓正在为严寒发愁，他却毫无办法解决。真是感到惭愧而揪心。

魏允贞之后北巡代州是否还遇到过大雪，不得而知，仅此三次北巡遇雪的奇遇，就足以让人惊诧了。所幸的是，魏允贞把三次遇雪的情景和心情都以诗的形式记载下来，让后人欣赏《代州大雪》的同时，也记住了600多年前的那几次特殊气象事件。魏允贞告老还乡后的第三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代州官员特请魏允贞将三首《代州大雪》书写于一块牌匾之上，并悬于代州边靖楼。如今，这块历经600多年风雨的牌匾，仍然悬挂在代县的边靖楼二楼之上，时刻供游客欣赏。

近些年，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明朝末年正赶上地球小冰河时期，气候非常寒冷，导致灾祸频发，粮食绝收，社会动荡。魏允贞这三首写雪的古诗不仅文学价值很高，而且对于了解明代社会政治、边防军事以及生活万象，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



悬挂于代县边靖楼二楼的《代州大雪》诗匾(作者供图)

从娄睿墓、徐显秀墓等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北齐陶俑中，有一种人马披挂甲衣的骑兵俑，装备短剑、标枪、长矛、战锤、复合弓，身着马甲、胸甲、护头、护颈、身甲、腿甲，格外引人注目。这些骑兵俑有个专门名称：具装甲骑。

《宋史·仪卫志》解释：“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具装甲骑是指人与马均披挂甲衣的重骑兵，中国骑兵历史巅峰时期的产物。

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马铠的记载，只不过是皮质的马铠的形式披挂在战车马身上。西汉时期，马鞍的出现，为骑兵的军事化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已经有了关于骑兵身披马铠的记录，官渡之战时，袁军上万骑兵只有几百具马铠，重骑兵比例仅占全军骑兵部队的百分之三。马铠的最早雏形出现于西晋，我省曾发掘出土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双马铠。到了十六国时期，西域胡人将甲骑具装和优良战马带入中国，尤其是以大块铁质甲片穿缀而成的马铠，在军队里广泛装备。

精良的武器装备使得具装甲骑拥有了同时对抗轻重骑兵与步兵方阵的能力，配以合适的作战方法，结阵冲锋，绝对是战场上的精锐。

在休息阶段，为了节省战马体力，骑兵站在地上。冲锋前，骑兵上马，提起长槊、长戟、长矛等武器，调整队形，形成骑兵方阵，披着铁甲的战马开始向前移动。冲锋时，战马迈着沉重的脚步，铁蹄踏得地动山摇，骑兵们挺直武器冲入敌方战阵，战马像铁塔一样撞开挡在自己身前的敌人，凿穿对方的军阵，为后续步兵击溃敌军主力创造战机，或者直冲敌军中军，将敌方的指挥中枢打碎，赢得战斗胜利。

在南北朝时，还有许多关于具装甲骑活跃的事迹，有记载的有：后赵黑獭龙骧军、前燕铁甲连环马、北魏虎纹具装甲骑、北齐百保鲜卑甲骑等等，这个兵种到隋代时达到巅峰。后由于突厥崛起，面对游牧骑兵，唐代不再耗费巨资组建具装甲骑，转向发展轻骑兵。辽金夏时，具装甲骑再次短暂崛起。元明以后，由于明军主要的敌人是蒙古人，因此明军非常重视机动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具装甲骑的消失，明军重骑兵的马铠发展为注重重点区域保护的半具装。到了清代，随着火枪的频繁应用，具装甲骑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齐具装甲骑俑(太原市博物馆供图)



博物并州

(16)

太原市文物局 太原日报社 联办